

七日談

（北京篇）

如今的旅行，少了很多發現的樂趣與偶遇的驚喜。出行之前，基本上在「某書」上看了大量的攻略，從門票、景點、避坑、美食等等，全方位做了出行方案。上路時，發現目的地已不再陌生，甚至可以說如數家珍。一路上，開着車，給我小朋友講述着正定小城的一二三四五。

這一座小城，有兩座文廟，三塊隋唐古碑，四座唐代古塔，五座唐代古寺；既有開元寺鐘樓那「中國僅存的三座半唐構」中的半座（鐘樓下半段）；也有梁思成先生三次造訪測繪，稱為海內孤例的宋構摩尼殿；還有摩尼殿內被魯迅先生稱為「東方美神」的「倒坐觀音」等等，每一處古蹟，放在其他城市，都勢必為「鎮城之寶」，而正定小城，集合了眾多隋唐、五代、宋的遺蹟，在小城閒步，隨時能遇見那些閃閃發光的勝跡。

西漢高帝十年（公元前一九七年），代相陳豨反，高祖劉邦親征，於高帝十一年（公元前一九六年）平定叛亂，並將秦時設立的東垣縣更名為真定縣，意為「真正安定」。清雍正元年，為避雍正胤禛名諱，改真定為正定，沿用至今。

歷史上的正定，曾有「九樓四塔八大寺，二十四座金牌坊」。如今，雖已半數零落，但僅憑這些遺珠，依然睥睨全國，而最閃耀者就是隆興寺。梁思成先生說：「京外古剎首推隆興寺」。現今隆興寺有「六絕」之說，指的是摩尼殿、倒坐觀音、轉輪藏、千手觀音、龍藏寺碑和毗盧佛。一入隆興深似海，目不暇接的古蹟，隨處可見的古碑，一步一史，一像一韻，可謂震撼心喜。

始建於宋仁宗皇佑四年（公元一〇五二年）的宋構摩尼殿，在湛藍天空下，前有抱廈，後有歇山頂，翠綠的屋檐，宏大的斗拱，濃濃的宋風撲面而來。如果屋頂再有幾隻飛鳥，妥妥宋畫《瑞鶴圖》再現。梁思成先生在《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》裏寫：「這種布局，只在宋畫裏見過。」中國古建築大多是長方形，摩尼殿則呈十字形，四面各出一座抱廈，這種布局在中國現存古建築中，僅此一例。

殿內，被魯迅先生稱為「東方美神」的「倒坐觀音」果然美得讓人出神。魯迅先生的名言往往誇張為多，但對「倒坐觀音」的評價倒是公允。民國時期，魯迅、梁思成、林徽因他們看到的隆興寺，應該是破敗不堪的，「倒坐觀音」身上的色彩，以及周邊的壁畫，應該也是灰頭土臉的。即便如此，隆興寺的神韻依然讓幾位先生為之傾倒，留下極高的評價。

轉輪藏是宋代「黑科技」，這座能轉動的藏經櫓，直徑七米，中間一根十點八米的木軸上下貫通，一隻手輕輕一推就能轉動。轉輪藏由南朝梁的善慧大師始創，因佛教中有推其旋轉一周與誦讀佛經同功之說，很多佛寺皆有造立。隆興寺這個轉輪藏是保存下來的實物最早的一座。

千手觀音所在的大悲閣正在修繕，樓閣被綠網圍擋包得嚴嚴實實，工期兩年，預計今年十月完工。這座高二十一點三米的銅鑄觀音，是中國最高、最古老的千手觀音，北宋開寶四年（公元九七一年），宋太祖趙匡胤駐蹕鎮州（今正定）時敕令鑄造。

所幸，大悲閣前的龍藏寺碑沒有被包住，此碑全名「恒州刺史鄂國公為國勸造龍藏寺

隆興寺的勝跡

綠 茶

碑」，刻於隋開皇六年（公元五八六年）十二月初五，距今一千四百餘年，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楷書碑刻，張公禮撰文並書丹，被譽為「隋碑第一」、「楷書碑刻之祖」，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被歐陽修收錄進《集古錄》中並讚曰：「字畫道勁，有歐虞之體」。原碑歷經千年風化，文字殘損難以辨識，今蓋了一座小小的碑閣為其遮風擋雨，真碑右鄰復刻一碑，供人端詳千年楷書之美。

北宋金石風氣興盛，歐陽修《集古錄》最早著錄此碑，但宋代拓片沒有流傳至今。目前最優拓本為明初「張公禮未泐本」，其為現存最早、存字最多的龍藏寺碑拓本。歷經清康熙年間金石藏家黃雲，再到同治年間拓本考據者唐翰題，最後到晚清江南金石大家沈樹鏞，這一遞藏本冊內留存三人親筆題跋、校字、鑒藏印，是碑帖斷代標準範本，現藏上海圖書館。

毗盧殿內的銅鑄毗盧佛，是明萬曆皇帝朱翊鈞為生母慈聖皇太后祝壽，親自下令御製的壽禮。整尊佛像與太后七十二歲壽辰有關，一九五九年從崇因寺搬遷至隆興寺。高達六點七二米，全身共一千零七十二尊佛像，通體鑲金。在中國佛寺中，毗盧佛數以萬計，但正定隆興寺毗盧殿內的毗盧佛數量為第一。

隆興寺的寶藏何止六絕，寺內遍地皆是被歲月封

存的瑰寶。不同角落的古碑、碑趺；漫漶卻氣韻生動的壁畫；重檐層疊的唐宋木構佛殿，以及石橋、牌坊、古冢古墓……這座千年古寺承載着多少歷史斑痕，又經歷着怎樣的血雨腥風。萬幸存留下不少古建、古蹟，它們歷經歲月錘煉後，散發着醇厚的勝跡之光，古風撲面，讓人心醉神迷，不忍離去。

寺院最深處，一方清池畔，錯落堆碼着數十尊北齊石佛造像。造像皆已殘破，佛首盡數不存，身軀則斷臂缺肢，傷痕纍纍，看起來卻依然莊嚴、優雅。我曾在鄴城、青州等地見過不少「北齊的微笑」，可以想像，這些佛首臉上，應該也是帶着微笑的，那些千年前的北齊工匠們，在戰亂和荒蕪中，用他們精巧的雙手，給我們留下跨越時空的善意，以及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

▲正定隆興寺。

當我們談論電影和音樂



黛西札記
李 夢

上周六下午，暑熱炎炎，我和深圳福田區圖書館劉濤館長在甫開業不久的「尚書吧x安托山公共文化中心圖書館」，舉辦一場公益講座「來聊聊電影和音樂這對CP」。近五十位讀者朋友的到來，讓古雅詩趣盎然的活動空間很是熱鬧，也讓我再一次地，真切感受到藝術的慰藉和力量。

今次講座的話題圍繞電影與音樂展開。我們分享了觀看電影及聆聽片中音樂的經歷，也舉《綠簿旅友》《鋼琴戰曲》和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等中外電影為例，介紹旋律如何為情節推進和角色塑造增色，並將電影中的敘事和角色故事，與片中音樂創作者的經歷或歌劇主角的遭遇並置對照，試圖從時空的穿行回溯之中，發現創作者的巧思與深意，以及人性光暗的恆久命題。

我們準備了五部電影片段，設置了互動環節，吸引參與者猜電影和配樂的名稱。透過互動，一則拉近了講者與聆聽者的距離；二來也幫助大家留意電影中音樂的出場，並不僅僅是「陪襯」或「烘托」，更像是電影的底色，將角色欲言又止的微妙情緒或導演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心思，借由樂音流轉，呈示於你我眼前與耳畔。那些多年前觀看的電影，或許片中情節和角色間的羈絆種種早已模糊湮滅；唯有影片中的旋律，仍長久地停留在記憶之中，每當再聽到，總會想起當年。就像我每每聽到馬斯卡尼歌劇《鄉村騎士》間奏曲，都會想起高考後那個夏天的午後，我在陽光耀眼的悶熱房間裏邊喝汽水邊看姜文電影《陽光燦爛的日子》，或是八年前香港某個濕冷的冬天，與朋友相伴入戲院看《綠簿旅友》，聽黑人鋼琴家雪利奏出蕭邦練習曲《冬風》時的淚眼朦朧。

其實，當我們談論電影和音樂，觸動我們的不僅僅是故事和旋律，還有我們觀看和聆聽時的心緒以及記憶深處的難忘與牽絆。就像約翰多恩的那句詩：「沒有人是一座孤島，每個人都是陸地的一片。」每一段旋律、每一個故事、每一場似遠還近的邂逅，都讓我們穿越廣袤的時空，彼此相連。

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中學生時代在內地的電影院看過一部羅馬尼亞電影《多瑙河之波》，影片中藍色的多瑙河波光粼粼，兩岸風光旖旎，特別是河邊穿泳裝的金髮美女的畫面，在那個年代非常罕見，我從此記住「多瑙河」這個名字。多年後首次到歐洲旅遊，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去看看美麗的多瑙河。

非常遺憾的是，現在的多瑙河已經變樣。新聞報道說，羅馬尼亞的軍人用一百八十公斤炸藥，炸開多瑙河河床的岩體，只為引水冷卻核反應堆。我盯着屏幕上的畫面，一時間竟不知該作何反應。多瑙河，這條在小約翰·史特勞斯圓舞曲裏流淌的藍色河流，水位降至歷史最低點，需要炸藥來為它開路。上游的匈牙利，穿過首都布達佩斯的多瑙河河段水位跌至僅剩約十公分，總理毛焦爾宣布關閉該國唯一的核電廠，這座帕克斯核電廠將四十四年來首次完全停機，影響全國逾五成供電，對經濟與民生造成嚴重衝擊。

另一個多瑙河途經國家塞爾維亞，在普拉霍沃（Prahovo）附近的河床上，數十艘二戰時期的納粹德國軍艦殘骸成批顯露。據記載，一九四四年，納粹德軍將黑海艦隊全部沉入多瑙河，以免落入蘇軍手中，同時企圖阻塞河道，阻止蘇軍沿多瑙河向西推進。時隔半個多世紀，這些裝有彈藥的「幽靈艦隊」殘骸暴露在烈日之下，不僅令美麗的多瑙河變得醜陋，更構成極大的安全威脅和生態危機。

受厄爾尼諾現象熱浪衝擊的還有萊茵河，水位嚴重下降導致貨船運載量驟減三分之二，德國經濟大受影響。在法



歐洲老了

國，鐵路線路軌熱至變形，列車停駛。好在塞納河未被曬乾，巴黎民眾在白天紛紛跳進河裏降溫消暑。在倫敦，有市民不顧安全跳進泰晤士河游水，消防部門很無奈，只能加強救援措施。

看到這些新聞，我第一個感覺是香港人很幸福。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同樣遭受熱浪衝擊，天文台錄得三十六點九攝氏度高溫，破歷史紀錄。但無論天氣多熱，到處都有冷氣，既無停電之虞，亦不用擔心電費遽漲。這一切並非理所當然，而是來自國家的大力支持和政府的有效監管、電力公司具前瞻性的營運和管理，以及廣大市民的合作。

我另一個感覺是，歐洲老了。歐洲的繁榮建立在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的基礎設施之上，那些橋樑、電網、核電站、建築、鐵路，都按上一個時代的氣候標準設計建造。當年設計時誰能料到多瑙河會缺水、核電站會因為水位太低或河水太熱而停機？鐵路軌道受熱變形列車要被迫停運？那些為抵禦寒冬而設計的房屋，用石塊砌成的牆壁、厚厚的隔熱層，如今在高

溫下成了蒸籠，白天吸飽熱能，夜晚慢慢釋放，把屋裏的人焗得無處可逃。有人說文明的衰老，往往從基礎設施的衰老開始。此話很有道理。當一個地方的電網頂不住炎夏，鐵路敵不過高溫，房屋擋不住熱浪，這種狀態就像一個人顯得力不從心，不是病了，就是老了。

有統計指出，今次熱浪造成歐洲直接經濟損失達三十多億歐元，問題是夏天高溫熱浪可能成為歐洲氣候的常態，甚至愈來愈嚴重。在AI時代，中美兩個大國你追我趕，歐洲如果電力供應不足或不穩定的狀況持續，恐有被拋離之虞，到那時歐洲就真的老了。

歐洲並沒有望天打卦。各國都在討論改造建築、升級電網。歐洲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倡議者和推動者，然而，眼下歐洲的政客顯然缺乏超越「時間視野的悲劇」（Tragedy of the Time Horizon）的遠見和魄力。他們指摘「中國製造」產品過剩，卻不肯正視中國製造的冷氣機成為今夏歐洲人救星的事實。他們知道改造基礎設施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巨額資金，需要立即行動，但卻為應付特朗普的政治壓力而大幅增加軍費，忙於開會支持烏克蘭抗俄。

羅馬尼亞用炸藥炸河道岩石，也許可以引水冷卻反應堆，應付一時之需，但要讓夏天的多瑙河再現波光粼粼的景象，需要沿岸十國共同努力。塞爾維亞河床上暴露的納粹軍艦殘骸，雖然破壞多瑙河的景觀，卻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。厄爾尼諾現象已愈演愈烈，留給人類的時間不多，人類不應該自相殘殺，應該團結一致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的威脅。

◀受持續高溫乾旱影響，歐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顯著降低。 新華社



繽紛華夏
尉 岫

夏 山海

七月盛夏，暑氣蒸騰，我終於奔赴嚮往多年的冀北之行。年過七旬，總偏愛山河風物、古韻舊景。承德這座藏着康乾盛世文脈的塞外名城，是我惦記許久的避暑勝地。此番盛夏出行，一路高鐵輾轉，走過山海關、北戴河、承德草原、天津四地，在山海、湖海、草原與市井間穿行，看風物流轉、文脈綿延，為燥熱盛夏，留存一段溫柔綿長的旅途記憶。

旅途首站，是雄峙山海的山海關。作為萬里長城的東起點，這座千年雄關承載着邊塞風雲與歲月滄桑，自古便是山海咽喉要塞。駐足城樓之下，青灰城牆斑駁古樸，每一塊青磚都烙印着風霜痕跡，沉澱着獨有的北方厚重氣韻。登高遠眺，燕山群山連綿起伏，渤海滄海煙波浩渺，山海相擁、氣勢雄渾。漫步古城街巷，古韻悠悠，行走其間，滿心皆是豪邁，歷經歲月沉澱，更能讀懂山河安穩、歲月靜好的珍貴。

告別雄關，抵達溫潤秀美的北戴河。與山海關的磅礴蒼涼截然不同，這裏藏着海濱獨有的溫柔愜意。蔚藍海面一望無際，細軟沙灘綿延綿長，帶着渤海獨有的溫潤氣息。

海風拂面，裹挾着淡淡的海水清香，稍稍沖淡了盛夏的燥熱。層層海浪輕拍岸堤，濤聲輕柔舒緩。藍天、白雲、碧海、沙灘交織成治癒的夏日畫卷，漫步海邊，靜觀潮起潮落、雲捲雲舒，旅途的疲憊與心頭的浮躁盡數消散，只剩安然閒適。

此行最心心念念的，便是承德壩上草原。久聞承德美名，它地處燕山腹地、蒙冀交界，既是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，也是清代皇家御用避暑行宮。林海遼闊、文脈綿長，我一直期盼盛夏至此覓得清涼。原以為坐擁「避暑勝地」盛名，七月必定清爽宜人，真正親臨方知曉，白日依舊暑氣灼灼，並無想像中那般清涼舒爽。

即便如此，初見大草原的盛景依舊讓我滿心動容。極目遠眺，千里碧草連綿不絕，生機盎然。遠離城市喧囂，置身遼闊天地，視野開闊、心境疏朗，呼吸間盡是草木清新。草原上熱鬧非凡，牛羊馬在身邊吃草，遊人或射箭，或滑草，不時還有年輕人騎馬而過，馳騁在綠野之上。我站在一旁靜靜觀望，心中滿是羨慕與動容。人至暮年，步履不復當年輕盈，這般肆意灑脫、肆意追風的

戶外玩樂項目，早已與我無緣。只能靜靜佇立草原之上，看少年意氣，在心底默默感受這份蓬勃生機。

旅程尾聲，我們駐足天津短暫休整。津城兼具歐式雅致與北方煙火，別致的洋樓建築錯落排布，街巷整潔靜謐，市井氣息溫潤從容。

半日悠閒時光，舒緩了連日行路的疲憊，在山水盛景之外，邂逅一城人間煙火，為整段旅途溫柔收尾。

幾日行程，跨山海、越草原、逛津城，一路風光各異，心境安然從容。如今的我，愈發覺得旅行更重要的是親身親歷、心生感悟。看過山海關的千年風骨，遇過北戴河的濱海溫柔，踏過承德草原的遼闊盛景，感受津城的市井溫情，眼界愈發開闊，內心愈發豐盈豁達。

盛夏有期，山河不負。這場跨越冀北的夏日之行，褪去虛名期許，沉澱真實美好，成為我今年夏日的美好回憶。



◀承德壩上草原。

作者供圖